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徐霞客遊記 遊白嶽山日記

丙辰歲（1618年），余同潯陽叔翁，於正月二日六日，至微之休寧。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，經白岳，循縣而南，至梅口，會郡溪入浙。循溪而上，二里，至南渡。過橋，依山麓里，至岩下已暮。登山五里，借廟中燈，冒雪躡冰，二里，過天門，里許，入榔梅庵。路經天門、珠簾之勝，俱不暇辨，但聞樹間冰響錚錚。入庵後，大霰作，潯陽與奴子俱後。余獨臥山房，夜聽水聲屋溜，竟不能寐。二日七日起視滿山冰花玉樹，迷漫一色。坐樓中，適潯陽並奴至，乃登太素宮。宮北向，玄帝像乃百鳥銜泥所成，色黛黑。像成於宋，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，庭中碑文，世廟御制也。左右為王靈官、趙元帥殿，俱雄麗。背倚玉屏，前臨香爐峰。峰突起數丈，如覆鐘，未遊台、宕者或奇之。出廟左，至捨身崖，轉而上為紫玉屏，再西為紫霄崖，俱危聳突起。再西為三姑峰、五老峰，文昌閣據其前。五老比肩，不甚峭削，頗似筆架。

返榔梅，循夜來路，下天梯。則石崖三面為圍，上覆下嵌，絕似行廊。循崖而行，泉飛落其外，為珠簾水。嵌之深處，為羅漢洞，外開內伏，深且五里，東南通南渡。崖盡處為天門。崖石中空，人出入其間，高爽飛突，正如閭闔。門外喬楠中峙，蟠青叢翠。門內石崖一，珠簾飛灑，奇為第一。返宿庵中，訪五井、橋崖之勝，羽士即道士汪伯化，約明晨同行。

二日八日 夢中聞人言大雪，促奴起視，彌山漫谷矣。

余強臥。已刻，同伯化躡屐二里，復抵文昌閣。覽地天一色，雖阻遊五井，更益奇觀。

二日九日 奴子報：「雲開，日色浮林端矣。」急披衣起，青天一色，半月來所未睹，然寒威殊甚。方促伯化共飯。飯已，大雪復至，飛積盈尺。偶步樓前，則香爐峰正峙其前。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，為余談九井、橋岩、傳岩諸勝。

三日 雪甚，兼霧濃，咫尺不辨。伯化攜酒至捨身崖，飲睇元閣。閣在崖側，冰柱垂垂，大者竟丈。峰巒滅影，近若香爐峰，亦不能見。

二月初一日 東方一縷雲開，已而大朗。潯陽以足裂留庵中。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。里，過雙溪街，山勢已開。五里，山復漸合，溪環石映，倍有佳趣。三里，由溪口循小路人，越一山。二里，至石橋岩。橋側外岩，高互如白岳之紫霄。岩下俱因岩為殿。山石皆紫，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，頭垂空尺餘，水下滴，曰龍涎泉，頗如雁宕龍鼻水岩之右，一山橫跨而中空，即石橋也。飛虹垂竦，下空恰如半月。坐其下，隔山一岫特起，拱對其上，眾峰環侍，較勝齊雲天門。即天台石樑，止一石架兩山間；此以一山高架，而中空其半，更靈幻矣！穿橋而入，里許，為內岩。上有飛泉飄灑，中有僧齋，頗勝。

還飯於外岩。覓導循崖左下。灌莽中兩山夾澗，路棘雪迷，行甚艱。導者勸余趨傳岩，不必向觀音岩。余恐不能兼棋盤、龍井之勝，不許。行二里，得澗一泓，深碧無底，亦「龍井」也。又三里，崖絕澗窮，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，亦此中奇境。轉而上躡，行山脊二里，則棋盤石高峙山巔，形如擎菌，大且數圍。登之，積雪如玉。回望傳岩，岬嶠雲際。由彼抵棋盤亦近，悔不從導者。石旁有文珠庵，竹石清映。轉東而南，二里，越嶺二重，山半得觀音岩。禪院清整，然無奇景，尤悔覲面失傳岩也。仍越嶺東下深坑，石澗四合，時有深潭，大為淵，小如臼，皆云「龍井」，不能別其孰為「五」，孰為「九」。凡三里，石岩中石脈隱隱，導者指其一為青龍，一為白龍，余笑頷之。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，有水下注，外有橫石跨之，頗似天台石樑。伯化以天且晚，請速循澗覓大龍井。忽遇僧自黃山來，云：「出此即大溪，行將何觀？」遂返。

里餘，從別徑向漆樹園。行巉石亂流間，返照映深木，一往幽麗。三里，躡其巔，余以為高埒齊雲，及望之，則文昌閣猶巍然也。五老峰正對閣而起，五老之東為獨聳寨，循其坳而出，曰西天門，五老之西為展旗峰，由其下而渡，曰芙蓉橋。余向出西天門，今自芙蓉橋入也。余望三姑之旁，猶帶日色，遂先登，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庵，已晚餐矣。相與追述所歷，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，足趾已及，而為僧所阻，亦數也！